

去年底，钱乘旦担任总主编的“大国通史丛书”再出新篇——汇聚了几代学人、历时17年精心编撰的六卷本《法国通史》终于告成。

新近出版的通俗史学著作《风起云飞扬》，为世界大国下定义，讲述500年来9个世界强国的兴衰史，寻找普遍性和差异性，甫一推出，即引发广泛关注。

治学四十余载，基于英国史，放眼全球史，钱乘旦矢志不渝推动全球史的中国原创。他担任学术指导的大型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曾引起轰动，主持编撰的《世界现代化历程》、“大国通史”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影响深远。

本期凤凰作者面对面，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对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/文  
牛华新 王光强 穆子健 丁碧轩/摄  
赵阳/编导 王子轩/后期



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

钱乘旦

1949年生，江苏金坛人。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，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召集人，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、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，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。主编《英国通史》(6卷)、《英帝国史》(8卷)、《世界现代化历程》(10卷)等，担任央视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学术指导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  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# 钱乘旦：寻找他山的历史



## 开创中国的现代化研究

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史博士、当下最有知名度的外国史学者之一，钱乘旦走上治史之路极其偶然。

他生于1949年，青年时期到苏北农村插队，做过五六年农民，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，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专修外语。1978年，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，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招收研究生，钱乘旦报考并被录取，成为当年招收的三名世界史专业研究生之一。按照当时“计划经济”的办法，他被分配给中国英国史研究创始人蒋孟引教授，学习英国史。

平心而论，刚开始学习英国史，钱乘旦心里有点别扭：一个小岛国，有什么历史好学？但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，他越来越觉得了解英国至关重要。

“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，世界现代化进程发端于此。因此，英国的现代化道路，对其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。”

农村艰苦生活的亲历，对知识的强烈渴求，加上史家关怀现实的传统，左右和主宰着他这一代知识人的追求——“不能为做学问而做学问，知识分子要有参与意识，要有责任感。”

1987年和1988年，钱乘旦出版了学术生涯早期的两本书——《走向现代国家之路》和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》，作为当时影响很大的“走向未来”丛书中的两种出版，希望为中国刚刚开启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思路和启示。后来，他又主编《世界现代化历程》，分地区深入分析多种多样的现代化模式；他还合作撰写了《现代化的迷途》，探索现代化的陷阱……

2007年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“大国通史丛书”在钱乘旦的统筹之下启动。9年后，丛书推出首部著作——6卷本的《英国通史》，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。

钱乘旦认为，虽然我们关注

英国这个国家较早，可是由于学术的、资源的、历史条件的、学科传统的等等原因，国内真正系统地研究英国历史却较晚，进展很慢。《英国通史》编写历时八年，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

2024年，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，“大国通史丛书”再出新篇，6卷本《法国通史》面世，不仅总结了近200年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成果，更是展现了世界史领域的中国学派风采。

如今，走过了18年的“大国通史”工程，已出版《英国通史》《德国通史》《日本通史》《法国通史》四种通史，《俄国通史》《美国通史》还在路上。

虽研究历史，但其立意却在求其用于当世。在钱乘旦看来，中国的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历史，将其看作观照现实的镜子。在2000多年的史学传统中，我们主要借鉴的是本国的历史。今天的世界已然是个“地球村”，彼此学习和借鉴不可避免，因此学习和思考的对象，就必须是全世界的世界。

而在今天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，了解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，始终很重要。“借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如镜似鉴，是无价之宝，它让我们少走弯路，随时警惕。”

## 从纪录片到公选课

钱乘旦早年深耕于英国史，尤其是探索英国的现代化道路，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比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，研究现代化理论，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，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。

2003年11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，听取齐世荣与钱乘旦两位学者讲解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发展历程。这正是后来火遍全网的央视大型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的缘故，钱乘旦同时担任了此片的学术指导。

12集的《大国崛起》用影像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：荷兰为什么能在17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以自己的名字标志整个世纪？英国是无意间打开神秘的崛起之门吗？它在18世纪、19世纪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基础到底是什么？法国凭借什么始终能够引领世界大潮？独特的

法兰西精神究竟源自哪里……

纪录片热播引起的强烈反响，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，钱乘旦说：“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，学术研究不能只坐在象牙塔里，研究成果要拿到大众那里去检验，要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接受，否则就太狭窄。”

2005年，钱乘旦由南京大学调入北京大学，曾任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首任院长。2012年，钱乘旦开始在北大为本科生开设“大国崛起”课程，前后开了近10次，每次12讲，还有两场讨论课，场场爆满，成为学校最火爆的公选课之一。

通过这门课程，钱乘旦希望大家能够“了解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，了解‘世界强国’发展和演变的历史，考察‘大国兴衰’的时代机制和规律性特点，更深刻理解国家兴盛的条件与过程，总结经验，反思教训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思考。”

第一次开课时，只设了150个名额，结果教室被挤爆了。后来每次开课都增加名额，选课人数一路涨到500人，可还是不够——地板上、窗台上都坐满了人，甚至还有学生站着听。钱乘旦说，学生们这种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”的精神，让他特别感动，“这是北大的传统，也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情怀。”

有一次学期结束之后，网上出现这样一本“书”，足足102页，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5号小字，“封面”上写着“2012—2013年秋季学期课堂笔记《大国崛起》，钱乘旦教授口授，燕园33楼632宿舍出品”。

这位学生在“前言”里写道：“这门课让我开始思考，大国的兴衰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？我们平时接受的很多概念，真的经得起推敲吗？”钱乘旦看到后特别欣慰，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

现在，他根据课程内容撰写成《风起云飞扬：钱乘旦讲大国崛起》一书出版，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大国兴衰的规律。

他的核心观点很简单：能引领时代的国家，才能成为世界大国；一旦失去领先优势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。就像刘邦在《大风歌》里唱的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，历史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，而读懂过去，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。

## ■对话

### 大国兴衰，是时代浪潮此起彼伏的体现

读品：您的父母都是教育家，很早就参加革命，您的母亲吴大年还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逃亡经历撰写了《小难民自述》一书，顾颉刚题写书名，冰心作序，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。2015年，这本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面世，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这样的家庭背景对您走上学术道路，以历史研究为志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钱乘旦：直接影响其实不算大，我走上历史学研究道路带有一定偶然性。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，从这点看，算是子承母业。但她后来投身革命工作，便没有继续在学术领域深耕。不过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从小就受到前辈们的关怀与熏陶，内心萌生出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愿望。在中国历史学传统中，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的观点影响深远，通过研究历史，我们能够了解社会的发展变迁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家庭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。

读品：您研究英国史，是出于偶然，还是有其必然性？

钱乘旦：我本科就读于外语与外语教学专业。年轻时，社会环境相对封闭，我渴望了解外部世界，便选择了外语专业。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，仅有语言能力是不够的，于是在攻读研究生时，转而选择历史专业。当年，我们有三位同学考上历史系研究生，我被分配到蒋孟引先生名下。蒋孟引先生是中国英国史研究领域的开创者，就这样，我开始学习英国史。深入研究后，我越发觉得了解英国至关重要。一个小小的岛国，何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？若能解答这个问题，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即便如今英国已经走向衰落。

读品：您的学术研究始于英国史，这对您后续开展世界史研究，尤其是现代化研究，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
钱乘旦：中国人向来将历史视为一面镜子，在长达2000多年的史学传统中，我们主要借鉴本国历史。然而，在世界紧密相连的今天，仅仅关注自身远远不够，还需放眼世界，这同样是“以史为鉴”的应有之义。自1840年以来，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一道理，特别是改革

开放后，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传统，从他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，已成为国人的共识。英国开辟了通往现代社会与国家的道路，探究其发展历程，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。

读品：您一直积极投身公众史学。您担任学术指导的大型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曾引起轰动，新近出版的《风起云飞扬：钱乘旦讲大国崛起》一书，引发很多媒体关注。大国兴衰去而复来，很多人都好奇其规律何在？

钱乘旦：对大国问题的关注，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将大国兴衰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进程中加以分析，而非孤立地看待某个国家。某个时代之所以会出现引领潮流的大国，是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，从而引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。然而，一旦时代发生变化，而曾经的大国未能跟上时代步伐，就会走向衰落。新的国家的崛起，则意味着新潮流的出现。大国兴衰，是时代浪潮此起彼伏的体现。

读品：从事学术研究四十余载，您认为如今的学术研究氛围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，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钱乘旦：如今，时代为学人们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，出国留学和查阅资料都很方便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向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史学的碎片化”，否认“体系”的存在，认为历史仅仅是一些偶然现象，研究者可随意选取感兴趣的现象进行研究，有意识地否认体系的存在。如此一来，就把历史的逻辑链条打破了，历史学变得缺乏逻辑，知识之间缺乏联系，一切都被归结为偶然性，这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值得注意的现象。从学术角度看，这个现象使具体事物的研究变得更深入，但我们掌握了更多知识、发掘出更多史料后，难道所有这些知识都是杂乱无章的吗？这显然不对。因果关系在历史进程中肯定是存在的。



扫码看访谈